

〔侃历史〕

文品与人品

□王兆贵

有位读者特别喜欢某作家的小说,每每捧读都很敬佩。可当她有幸参加过一次见面会,与作家相处并交流过后,顿觉大失所望,感觉此人品性与其作品情趣相距甚远,发誓再也不看他的作品了。

人们对文人形象的要求,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,特别是当他们成名之后,期望值就更高了。或以为文笔大气的作家,其人也必仗义豪爽;或以为文笔儒雅的作品,其人也必风流潇洒。这位读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落差,原因正在于此。

南朝梁萧纲,皇帝做得很憋屈,但于文学颇有建树。他认为“立身之道,与文章异”,提出“立身先须谨重,文章且须放荡”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“放荡”,是指无拘无束。鲁迅对萧纲的主张深以为然,批注说:“帝王立言,诚饬其子,而谓作文‘且须放荡’,非大有把握,那能尔耶?后世小器文人,不敢说出,不敢想到。”

其实,“文章且须放荡”这件

事,在帝王之家或泥古不化的文人圈中可能不被认可,但在自成一家风骨的文人那里却早已不在话下了。特别是在那些惊世骇俗的骚人墨客笔下,潇洒自如的篇章比比皆是。

当然,需要注意的是,萧纲讲的是两句话,且“立身先须谨重”在前,“文章且须放荡”在后。就是说,做人是第一位的,放荡不得。

自古以来争议较大的不是文章本身,而是为文与立身的关系,或者说文品与人品的关系。所以说“以文观人,自古所难”,是因为文品与人品很难相提并论。文笔奇崛的人,不一定个性张扬;性情恬淡的人,文风或许泼辣;才华横溢的人,行为可能荒唐;一代文宗,不见得冰清玉洁。

翻开世界文化艺术史你会发现,在那些不朽作品背后的文化巨匠,也不全然是圣人君子。他们的思想理念、品格节操、行为方式,或有逆于正统,或有异于世俗,或有悖于伦常,为时世

所不容。若干年后,时过境迁,尘埃落定,人们对前世文人的评价就宽松多了。尽管在一些学术专著中对他们的评价仍然存有较大争议,但在教材课本中,在普通读者中,人们主要依据其传世作品和文化成就说话,至于其人品如何,也就不大关心、不大计较了。文如其人也好,人不如文也好,那都是过去时,只要他的辞章文采斐然,就会拿来捧读。后人并不以温庭筠科场作弊、李白醉怀胡姬、元稹有负薛涛、杜牧狎妓宴游之类丑闻八卦而厌弃他们的杰作。

作为一个概念化的群体,有影响力的文人众多,但良莠不齐的现象在所难免,瑕瑜互见的情形并非个案。瑕不掩瑜者倒也好说,最难评判的是那些德才相悖的文人。他们或被称作才胜于德,或被称作德逊于才,说白了就是文品上佳,人品较差。对这部分文人的考察评价,历来存在诸多分歧,至今也无定论。人们对文人的评价,往往会受当代价

值观所左右,而价值标准和道德尺度并非一成不变、万世不易的,而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有所调整。

古今中外有造就的名流大家,通常是那些荷尔蒙较旺的人。荷尔蒙旺盛,既能焕发他们特立独行成大事的激情,也可能促使他们做傻事。文人也是人,他们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,也会因七情六欲而犯傻,就像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杰一样,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过失。余秋雨在《白发苏州》中写到唐伯虎时,曾感叹说:“人品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,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中国这么大,历史这么长,有几个才子型、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!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,够沉重了,涂几笔浅红淡绿,加几分俏皮洒泼,才有活气,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。”诚哉斯言,若非信马由缰,焉能游目骋怀;惟有百花齐放,方成锦绣大千。

〔有所思〕

九月的云天

□李炳锋

秋分过后就是农历的九月了。在北方,每当到了九月,就会想到高远,就会想起这样的诗句“天高云淡,望断南飞雁……”是啊,九月的一天,当你一觉醒来,就会突然发现天空高了、远了,高远到可望而不可即,莫名让人想起小时候曾经的理想。天上的云彩再也没有七八月的浓稠,而是薄薄的,自由地在天上飘着,像脱去羁绊的浪子,没有了牵挂也就没有了重量,随风飘荡,任意东西。

蓝天之上,天空中一丝云彩都没有,只有一望无际的蓝,蓝得是那样的锃亮,让人感到梦幻般的不真实。这时如果站在高山之巅抬眼望去,会感觉天空是圆形的,中间高四周低,就像一个无限大的穹隆。再仔细望去,又感觉天空是方形的、无形的。肆

意地想象在九月的云天里挥洒出迷离惆怅,有庄周梦蝴蝶的物我两忘。九月的天空有时也会阴云密布,但维持不了多久就会云消雾散,即使不完全散去,也仅仅是藕断丝连,这时能看到云彩的筋骨。有时,在夕阳的映照下,天是红的,云是红的,地也是红的,天地间是浑然一体的红,红得让你心里格外温暖。

天空高远,田野也变得空旷。秋收已过,土地完全露出了它黑黝黝的本色,农人把土地耕翻,大地像健美运动员自豪地亮出肌肉和经络。田野里没了庄稼,天地间显得无比空明透彻,一望无际,一览无余。秋后的蚱蜢快活地飞着蹦着,似乎感受不到悲凉。偶尔有野兔蹿入视野,轻巧的身躯腾空跳跃着画出一道道弧线。还有那些在一块叽叽喳喳的麻雀,或聚或散,或飞或驻,好像是在议论着什么,应该是议论着冬天的去处吧?相比之下,喜鹊就优雅得多,它们也鸣叫着,穿着一身考究的燕尾服,举手投足都有绅士风范。“呱,呱,呱……”比喜鹊叫得深沉、举止更加高大上的还有一种鸟,那就是空中飞行的大雁。雁儿人字形排开,一直往南飞着,它们是九月云天永恒的诗行。每当看到大雁在天空中翱翔的身影,人们自然会哼起“鸿雁,天空上,对对排成行。江水

长,秋草黄,草原上琴声忧伤……”没有比这首歌更能表达九月云天之高远和苍茫的了。一览无余的简单,干净利索的明快,这是九月的特写。

在九月的天地里,那些高大的白杨树依然是挺立的,可没了庄稼的衬托,它们是那样的孤单落寞。但过不了多久,也就在寒露到来之前,农人新植的小麦就会破土成绿。稚嫩的麦苗与渐渐变黄的杨树正操办着时令的交接,从此,空旷了半个多月的田野又充满生机。再看山上的树木吧,不知不觉中已由单一的绿色变成了缤纷的七彩,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一幅动人的油画。

九月的夜晚,月亮升起的时候感觉天空特别的高远。柔美的月光会把满天的星斗带向远方。在柔美的月光下,在清凉的秋风里,树叶沙沙作响,这声音会令人产生不尽的遐想,会想到一个个春秋的过往,会想到随白云一起飘走的时光,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清晨,当阳光重新升起,还未完全隐退的月亮如同尚未褪去的梦的残片恋恋不舍地挂在天上,与片片白云一起在天空中交错漫游着,使得整个天空像水洗般的清亮。

城里的九月,纵然被大多数人忽视,可天空也是高远的。透

过那层层叠叠的楼房挤压和星星点点的树木遮挡,依然可以看到白云悠然飘过的身影。盛夏的余威褪尽,城里那开阔的广场上热闹起来,老人与儿童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。天上一个个高飞的风筝,蜈蚣、鲨鱼、燕子、孙悟空、汽车、轮船……无所不有,热闹得就像地上的人群。风筝在碧空中飘荡,把人们胸中的诗情放飞于蓝天,宠辱皆忘。

云天,九月的云天另一面是什么样?如果你此时有幸乘坐飞机的话,就会看到天外之天。在天上看云,会感觉地上有什么,天上就有什么,只不过上面的云彩比下面的更加浓密、更加纯净、更加梦幻罢了。有的如棉絮般铺开,有的如砂糖般堆砌,有的如盐场般开阔。有的云彩如江河奔流,瀑布直下;有的则像高原上的田地围堰,沟沟壑壑;有的如万年冰川,高低错落;有的灰蒙蒙的干脆什么都不像,却又气势慑人、势不可挡。在天上,无论看到什么,心里都充满着超然物外的神往,都会感受到宇宙的无垠、人类的渺小,自然就会默念朋友的诗句:“飞在天上,我心翱翔。启程莫问归途,幸福就在前方。送人玫瑰,留有余香。和风吹拂千山绿,海纳百川润八荒。蓝天无际,云海茫茫。一叶小舟随风去,处处是故乡。”

或是这事那事的原因,接连几日休息不好,妻子突感不适,心慌、胸闷。心电图显示有明显异常,准备陪她到省城进一步诊疗。

到济南前,朋友杨帆已帮我们预订了房间。红包发钱给她,总是拒收,我告诉她不收就不去住了,她才收下。刚到济南,她又诚意满满地请我们吃饭,要和我们一起去聚聚。实在不想让她破费,我以累和不方便为由,几次电话推辞,没去。

和杨帆大学军训时认识,之后同班,再后来邻班。这位菏泽女孩特别懂事,不管遇上啥事,她都乐于帮忙。我俩应该是那种比较投缘的朋友。没想到,有了毕业后十几年的“疏远”,再见面依然亲切,就像还停留在学生时代。

住院次日,杨帆去外地出差。回济南后,即给我打来电话,言谈中听得出,她很关心妻子的身体情况。我几次拒绝她,不告诉她病房的位置,她依然和丈夫、孩子一起找过来,提了些香蕉、苹果。临走,我想请他们到附近的饭店吃顿饭,从病房的走廊一直到把我推出电梯,杨帆一家

坚决拒绝了。

刚走进病房走廊的门,妻子就远远喊我,让我抓紧时间联系杨帆一家。妻子说,水果兜里面有一个信封,里面有500元现金。我给杨帆打电话,她说已经离开,钱是给妻子买营养品的,怎么也不肯拿回去。再打,关机。

杨帆夫妻是大学同学,都是外地人。他们在济南安家、工作,并不容易。知道退钱她肯定不收,我就发了个标明6.66元的红包,说是预祝他们凡事皆顺。杨帆回消息称自己不傻,不收。出院前,我再次转账给她,她依然不收。

去济南前,我心情十分沉重,也有些惶恐,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几条心情。当时并没想跟在济南工作和生活的兄弟们联系,只想悄悄地去,悄悄地回,不愿叨扰他们。但我疏忽了,忘记了朋友圈里的内容兄弟们可能会看到。果然,老大打来电话,说兄弟几个商量好了日子,一起到医院看看妻子。几位兄弟虽都在济南,却不在同一个地方。他们的工作单位、居住的小区,距离都挺远。我告诉老大不要来,病房

只准一个家属进入,外人不让进,目前情况一切安好,让他们放心。着急时脱口而出的话,往往很不严谨。都是一个宿舍的兄弟,找借口时竟没考虑到大家都是学医的,且老大就在另一家医院的心内科上班。不允许其他人进病房探望病人,显然是个极其幼稚的借口。

中秋节前一天,兄弟几个赶到医院。月饼、牛奶、葡萄、大枣、石榴,大包小包的,堆在床头柜旁。关于妻子的病情,他们几个各抒己见,当着妻子的面聊了很多。有了兄弟们的宽慰,妻子的心情,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

住院期间,医院的钟教授,我只见过一面。查房时,见我把妻子的动态心电图给撤了下来,她生气了,言辞很是冲动地质问为什么不继续做动态心电图,24小时不行,至少得48小时。她的“强势”,弄得我一时无语。这位教授若就这样离开,我对她可能也只留下一个“强势”的印象。但她没有,她拿出手机就打了一个电话,当着病人和一帮医生、学生的面,称诊断有些困难,请电

话那头的老教授一定过来帮忙会诊、拿方案。她的谦虚、务实和坦然,令人多了几分尊敬。

在医院的头几日,因诊断和治疗方案迟迟没明确,我有些焦躁。管床护士宋金歌的态度暖心,化解了我多次不满。

出院前一晚,一位小姑娘跑进病房,亲昵地称妻子“刘姐”。她说自己下夜班了,再上班时我们可能就出院了。她轻轻摸了摸妻子的肚子,祝愿“早生贵子”。护士美女下班后的一个举动、一句祝福,自然流露,十分感人。“这两天,打针的护士就是她,叫刘媛媛。”妻说。

杨帆探望妻子后,给我发来一个地图截图,她说医院附近有个老舍纪念馆,没事时可以溜达着去看看,散散心。那几天,兄弟们的电话、留言,一个接一个。

的确,很多时候,济南是以泉闻名的,别称“泉城”。其泉之多,自然不言而喻。而我,在感触过济南的诸多美景之后,最忘却不了的,还是那份泉水般清澈、悠长的浓浓深情。熟人之间,陌生人之间,都有。



〔在人间〕

泉城情深

□星蒙蒙沂